

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專訪---

建築學系 杜怡萱教授

撰文：外文系 許維芯

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林淑娟、外文系 許維芯

從松鼠名牌開始，遇見不一樣的老師

踏進杜老師辦公室，空間處處藏著驚喜。門上掛著一塊印有松鼠 Logo 的木製名牌，簡潔俐落的線條，卻藏著一絲童趣；大門旁則倚著一台折疊滑板車，看起來像是隨時準備在校園裡滑行穿梭的輕巧坐騎。空間裡頭更疊滿了來自杜老師學生所做的各種結構模型，宛如一個迷你建築展覽。這樣的空間配置，巧妙地預告了接下來會有場相當風趣的對話。

杜老師說話總帶著一種篤定——對知識、對人、也對自己的位置。他說：「我和學生的關係，不是朋友，也不是老闆，而是可以信任的前輩。」他不會主動介入學生的人生，卻會站在一個更高處，看著你走、幫你想清楚再走。不是用情緒擁抱你，而是用結構支撐你。

杜老師擅長以界限建立信任，懂得保持距離卻不疏離的老師。方式也許不張揚，卻在其一代代學生的信中、卡片裡、人生選擇中，留下了堅實而溫暖的痕跡。

教育哲學與價值 | 用邏輯與界線搭起信任的橋

在訪談的最初階段，我們仍帶著些許疑問：一個看起來這麼有邏輯、有邊界的老師，會怎麼「陪」學生成長？那會是什麼樣的陪伴？但越聊下去，越發現，杜老師對教育的理解，其實並非情感上的「拉近」，而是認知上的「站高一點」。

「我和學生的關係，不是朋友，也不是老闆，而是能信任的前輩。」他這樣形容自己在學生生命中的位置——不介入選擇，不干涉決策，但總會站在旁邊，提醒你什麼是學生可能還沒注意到的風險、選項或盲點。

他說：「教育不是陪著走，而是教學生自己走。」這不是一句標語，而是他實實在在的原則。他從不主動安撫學生的情緒，也不會替學生做決定。相反地，他更在意的是：學生是否能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是否能為自己負起責任。

杜老師也和我們分享，有的學生容易拖延作業或總覺得別人要求太高，他就會直接告訴對方：「沒有人會僱用一個無法遵守承諾的人。」語氣不帶情緒，但訊息明確。於他而言，大學是學生開始學習「成為自己主人的」起點——老師不是要幫你把每一段路鋪平，而是讓你意識到，這條路是你自己的。

但真正讓我感受到他教育風格深度的，是他談起曾經互動過的學生時，那種語氣——不像炫耀，更像是一種默默記住的責任感。

他提到曾有位學生，在學業上總是因為心理健康因素與藥物副作用而無法如期完成設計課，課程重修、延畢的壓力慢慢積累，整個人逐漸陷入低潮。杜老師沒有急著安慰或「拯救」對方，而是主動邀請來面談，幫他規劃修課、安排研究室的固定座位，每週固定確認進度。甚至在他狀況比較穩定後，鼓勵他參加一次國外的工作營，讓他有機會離開原本壓力密集的環境，看見不同的風景。

在談到這段經歷時，杜老師展現出了他獨特的幽默：「他後來居然跟我說要結婚了，當時真的蠻驚訝的，但也很替他開心。」他語氣平實，卻藏著難掩的欣慰。他不是站在高處讚賞別人的成長，而是像一位總記得你卡住在哪裡、也記得你怎麼慢慢站起來的陪跑教練。

和杜老師談話的過程，也總能感受到他清晰的邏輯，以及行動背後的目的。他對自己角色的認知一直都很清楚——他不是心理師，也不是家長，但只要學生還願意回來尋求支持，他就不會完全放手。他說：「我沒有辦法當每個人的答案，但能做的部分就會盡量做到好。」這是他的原則。

這些故事不只是讓人觸動心弦，而是讓我看見，他始終用一種平靜但堅定的方式，把教育放在人的位置上。他或許沒有要扮演英雄，卻總在需要的地方撐起一塊空間，讓學生知道，當你願意整理自己時，有一位老師會在原地等你，不催促也不評價，只是陪你看清楚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品牌的溫柔 | 規則是他設計的陪伴方式

有些老師是用熱情去陪伴學生，但杜老師更像是用系統與設計感在陪你。他不會主動介入你的生活，但他會給你一個有方向、有結構的支持空間——一種有界線的溫柔。

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效率的講究。他和我們分享了，關於考建築師的小撇步：「畫圖上色的時候，不要一支筆拿來畫一下就換，要先想好這支筆會用在哪些地方，一次畫完。」這種改變聽起來很微不足道，但卻能從中看見他做事的邏輯——在開始之前，先想清楚，然後再動手，永遠別低估那些來回換筆、轉換思考的時間。

這種「先思考，再行動」的原則，也確實地貫穿在他和學生的互動裡，以及他身體力行的生活哲學。身為懂得體驗生活的杜老師，他有著豐富的消遣興趣。當學生問他：「身為教授，怎麼會有時間打電動？」他只輕描淡寫地回答：「因為我效率很好。」他沒有為自己的生活安排辯解，也不強調時間有多珍貴，他只是自然地展現了：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能爭取到喘息的餘裕。「正是因為一整天過的夠辛苦了，每天勢必要為自己安排一些休息。」

在與學生的互動上，他有明確的界限感。他說他不會加學生的私人帳號，也不會主動關心學生的私生活。不是因為冷淡，而是因為他相信：「如果你沒有來找我，那我就當作你過得很好。」這種不主動干涉的姿態，反而讓人感覺被尊重、被相信。他讓學生知道：你可以依靠他，但你不是非得靠著他才能走。

他也會設計一些互動方式來維持學生的節奏感，比如導談——他知道學生不喜歡被規訓，所以他創造出一個輕鬆的場合，讓重要的事在日常中自然流動。他的研究室也有一些很可愛的細節，像門口那由他設計的松鼠Logo，是他們的研究室的「Shaping Structure Studio」品牌，幾乎每年都會推出周邊商品。有學生知道老師每天打電動，就特地送他迷你PS4造型的悠遊卡。他提起這些時語氣平淡，但臉上明顯浮現笑意。「卡片啊、禮物啊，很多我都還留著，不知道哪一天會整理。」他邊拉開快被卡片塞滿的抽屜，邊和我們分享。

他不是那種每週主動關心你、問你心情的老師，也不是那種對你的人生規劃侃侃而談的大前輩。他更像是一座設計良好的橋——你有需要的時候，他讓你過；你沒有需要的時候，他就在那裡，靜靜地撐著。

推動者與轉彎者 | 不替你決定方向，卻總能幫你看清風向

詢問杜老師，會如何去定義「教授」這個角色，他說了一段令人很印象深刻的話——「老師的角色不是幫你挑一條最好走的路，而是當你在找路的時候，有一個人可以問。」

前一段我們談了很多安排、流程規劃，從怎麼建立互動邊界，到怎麼維持長期的信任感。原以為這樣的老師應該會是那種強調自律、不給學生太多「彈性空間」的人。但就在那一刻，發現杜老師其實不是那麼「照章行事」的老師。他的安排不是為了控制，而是為了讓學生在需要時知道怎麼走、怎麼問、怎麼改變。

他講起學生在畢業前最後一學期決定放棄碩論的事。那位學生正經歷家庭的變故，理智上知道應該完成學業，但情緒和生活已經吃緊到快撐不住。老師沒有用「這樣很可惜」來勸他留下，而是直接對他說：「你的人生還很長，這個證書如果現在會壓垮你，那就先放下也沒關係。」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平靜，但內容是極有重量的。於多數老師而言，「讓學生放棄」像是一種失敗，但他卻不這樣看。他清楚分得出什麼時候應該往前推，什麼時候該退一步，讓學生回頭看見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這是種適時適所、因材施教的輔導邏輯：當覺得學生其實「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杜老師會是鼓勵他邁出去的人。不以自己的價值觀定義學生的去向，而是用自己的經驗與判斷，給予他們客觀建議：「你其實可以走這條看看。」如果學生決定放棄，那他也不會失望，反而會說：「這樣也很好，你有為自己做決定就好。」

這一份尊重與信任，不來自口頭說說，而是他真的在學生身上實踐過很多次：陪著、看著、等著，然後在對的時候，願意推一把，也願意放一手。

一位知道自己是誰的老師，也讓學生看見自己

採訪結束後，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重新整理我對「老師」這個角色的理解。杜老師讓我們看見，教育不只是帶領，更是一種設計——設計出適當的距離、清楚的結構，和足夠的信任。他笑說：「學生是大人了，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這句話背後不是放手不管，而是他深信大學生本來就擁有主體性，也應該被當成有能力做判斷的人來對待。他願意給出空間，是因為他相信對方有能力承接；他設立規則，是為了讓人知道怎麼前進，而不是為了限制。

我也因此開始明白，有界限，不一定是壞事。相反地，那是一種源自清晰思考與對關係的尊重。他不走進學生的生活細節，但一直都在適當的位置給予支持，給人一種「知道可以找他」的安全感。「有原則、反應直接、幽默風趣」是杜老師給自己的三個關鍵字，有時語氣帶點吐槽，卻總是藏著一種溫柔的邏輯。他的制度不是冷冰

冰的SOP，而是設計過的陪伴方式，那些看似瑣碎的事，背後其實都有他獨特的理解與選擇。

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某種理想老師的標準答案，而是一個很清楚自己位置、願意陪學生走一段卻不搶方向盤的智者。他相信學生可以走得好，也真的願意等學生自己準備好再啟程。